

新兵连里过除夕

1993 年 11 月底,18 岁的我第一次远离亲人和故乡,从大连入伍,来到张家口市涿鹿县的驻军某部。在新兵连里,我迎来了军旅生涯中的第一个除夕。

除夕早上收操后,除了当日取消了高强度训练,我们还享受到节日的第二笔“福利”——温水洗漱,久违的温暖让我们欣喜不已。大家一边兴高采烈地享用温水,一边聆听操场上的高音广播。

随着早上 7 点北京时间整点报时,播音员向全国人民恭贺新春佳节,大家马上安静下来。那一刻,以往与家人欢度春节的情景,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,我强忍着泪水,赶紧把擦干的脸埋进了水盆

里。

早餐列队唱歌完毕,我们鱼贯进入食堂,每班依旧是浅浅的四碟咸菜。与以往不同的是,用餐时间不限定为 5 分钟了,餐后也不要求列队集中带回。我默默地吃着馒头和咸菜,心再次飞回 1000 多公里之外的故乡,随即鼻子一酸,差点掉下眼泪。为了不引起连锁反应,我悄悄溜出食堂,一口气跑到山脚下。就在我喘着粗气纵情流泪的时候,班长追了过来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班长没有批评我,而是和颜悦色地问:“想家了吧?”我未置可否。班长说:“我也想家。来,呐喊发泄一下吧!”说罢,他自顾自地对着山谷吼了起来。班长的呐喊让我有些惊诧,慢慢

地,我的情绪平静下来。班长把我带回宿舍,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一袋方便面,用我的茶缸给我泡上。

中午连队会餐,每桌 8 道菜,对于新兵来说已是丰盛至极,但我却觉得没法与班长的方便面媲美。饭后回到宿舍,因为不允许白天卧床,大家要么坐着马扎看书,要么写家信,而我则趴在床边,不知不觉便进入梦乡。梦里,我身在故乡,与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。猛然间,我想到自己的军人身份,一个激灵就惊醒了。

傍晚,各班组织包饺子。书桌铺上塑料布就是面板,啤酒瓶当作擀面杖,大家七手八脚,千奇百怪的饺子应运而

生。心心念念的饺子煮熟了,大家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,两盆饺子很快就所剩无几。

晚上,我们在连队俱乐部收看春节联欢晚会。阎维文激情豪迈的演唱让我深受感染:“一呀么一呀么一呀么一,一杆钢枪交给我,二呀么二呀么二呀么二,二话没说为祖国,三呀么三,三军将士苦为乐,四海为家,哪里有我,哪里有我,哪里就有一二三四……”

这天夜里,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。趴在被窝里,我在日记本上写道:“这是一个蕴含挑战与光荣的春节,虽然不能与亲人团聚,但我听到了成熟与责任拔节的声音……”

栾德慧/文

姐弟春节忙扫房



资料图片

后墙壁,在屋里打扫起来。

那时,农村的条件差,门窗经常开着,院子里又都是土,每逢刮风,尘土就往屋里钻。屋里还盘着烧火做饭的锅台,每天烟熏火燎,房顶上的椽子、檩条都熏得漆黑,上面沾满了土,所以,打扫起来不但特别费事,而且尘土弥漫,鼻子、嗓子都呛得很。

不解之谜

怎么办? 今年的年怎么过? 是谁做了这缺德的事? 两个大人吃不吃肉是小事,两个孩子可怜呀!

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,传进了村里的家家户户。人们仨一群俩一伙地都来探望,他们都很同情我家的遭遇,尤其是心疼俩孩子。于是,你送一块肉,他送一块肉,我们不要还不行,人家搁下肉就走,说是给孩子的,结果收的肉比丢的肉还多。这个春节,我们一家人肉没少吃,但总觉得缺点什么,高兴不起来。这件事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,久久不能忘怀。

光阴荏苒,一晃到了 1979 年。又快到春节了,我给家里打电话说,过年的肉等我回去到附近集上买。腊月二十三放假了,我骑车回到家。第二天清晨,我起床后来到房

但我们姐仨都挺懂事,谁也不喊苦叫累,直到把房顶和四壁都打扫得干干净净,再把院子里擦拭干净的桌椅板凳抬到屋里,把地上的衣柜和炕上的炕褥归放原位并摆好,整整要忙活大半天。然后,我们再把院子从里到外清扫干净,把犄角旮旯的老砖旧瓦码放整齐。这些事情做完以后,在以后的几天时间里,我们买年画、糊窗纸、碾米磨面,忙活着准备一切与过年有关的事情。虽然累得胳膊、腿又酸又疼,但想到再过几天就过年了,可以吃上一顿白面馍馍和粉条炖肉,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欢乐。

如今,我离开农村已经几十年了,但我知道,不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,不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,春节扫房(南方谓之掸尘)搞卫生的习惯依然存在。但愿这种文明优良的民间传统,能够永远发扬光大。

杨鸿恩/文

为部队春晚写脚本

1977 年元月下旬,我还是一位年仅 19 岁、入伍不满 1 年的新兵。连队领导觉得我有一定的文化基础,让我为连队的春节晚会撰写脚本。当张振基副指导员把这一重任交给我时,我感到很激动又充满自豪感。

1977 年的春节意义非凡,这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首个春节。我们火箭炮营指挥连组建后,在春节首次联欢。这也是 17 名唐山籍战友震后在部队度过的第一个春节。能为这台晚会撰稿,我深感责任重大,使命光荣,仿佛自己成了这段历史的记录者。

接到任务后,我立刻遵照副指导员的嘱托投入准备工作。为了突出晚会的“军事”基调,我钻研军事资料,了解炮兵“战争之神”的地位,明确指挥连作为“神经中枢”的关键作用,了解侦察、通信、后勤各分队的独特价值,力求将这些融入文稿。同时,我留意身边战友的故事,唐山籍战友的坚强、超期服役老战士的坚守、连队“活雷锋”的善举、训练尖子的刻苦、炊事员的敬业,都成了我的创作素材。

创作时,我尽量做到“兼听则明”,了解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细节,请通信兵讲述保障通信的艰辛,倾听后勤的战友畅谈默默付出的故事。我还请唐山籍战友回忆地震后的岁月,感受他们的伤痛与坚强,听超期服役的老战士倾诉对部队的热爱。每一次交流都让我的思路更加清晰,文稿内容更加丰富。

但初稿完成后,问题接踵而至。副指导员直言不讳地指出:语言平淡,故事浅显,主题不深。闻此,我满心失落。但是,不服输的劲头让我重新振作起来,我明白,好作品需要打磨。

修改时,我逐字逐句斟酌,调整段落结构,深挖故事背后的情感。经过许多个日夜的努力,春晚脚本终于完成。2 月 17 日除夕夜,春晚在连队俱乐部拉开序幕。看着战友们的精彩演绎,听着台下热烈的掌声,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晚会结束,连长夸赞我的稿子写出了连队的精气神,唐山籍战友说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,超期服役的老战士称写出了他们的心声,其他战友也纷纷称赞。

这次经历是一次宝贵的历练,提升了我的写作能力,让我学会了收集素材、组织语言、创作有深度的作品。更重要的是,加深了我对连队和战友的了解,增强了团队意识和责任感。

这段经历成为我军旅生涯的珍贵记忆。

艾立起/文

告读者

本报组织的“记忆中的春节”征文活动,自去年 12 月 16 日启动以来,得到广大作者、读者的积极响应,编辑部收到大量内容生动、感情真挚的来稿。征文活动到本期圆满结束,愿春节的美好记忆与您常伴。在此,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!



刘应红/文